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803860

10位ISBN编号：7545803868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书店出版社

作者：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编

页数：1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前言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创立建基于《南方周末》，它最初的主创人员也都来自于后者，它的文化理念自然地延续了《南方周末》的传统，公平、正义、良知等价值观成为这一团队的共识；同时，源于一本人物周刊对人的价值取向，平等、宽容、人道的理念又深入杂志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，成为这本杂志的核心价值。

从这套丛书中，你不难读出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精神气息，从表层的作品中你更想知道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，他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。

学会平等这门常识课 在人物周刊的创刊培训会上，大家围坐在一个四方形的会议桌旁，没有主席台，也没有领导位，学着开平等民主的圆桌会议；大家互称老师或姓名，没有权威指令，没有一家独大，只有争辩、畅想，共同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描绘一个愿景，而它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平等相处，如何尊重他人，这不仅是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价值观，也是这个团队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平等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，如它开会的模式，或相互的称谓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不以权力、学历、职位取人，而是把平等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一价值观上，它不是一个团队的管理规则，而是内生于每个人心中的常识与理念。

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一个建立常识的30年，平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为熟悉又最为陌生的词语，在“官本位”仍然浓厚的国度里我们并未做到“以人为本”，多以权力评判一个人的价值；当资本充盈在市场经济的动脉里，“金钱”又成为论定人之地位的砝码，权贵与资本被视为成功的标尺。我们承认，人的能力有大小，地位有差别，财富有多寡，但人格是平等的。

不少人会问，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做成了，关键在哪里？

当然有很多答案，比如定位准确，南方报业良好的平台，有一批优秀的员工，但最为重要的是内部的团结，没有内耗，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。

作为管理层，大家理念趋同，相互支持，哪怕业务上难免有不同观点，但都能出于公心，而不计个人得失。

他们不仅要平等待人，还要身先士卒，规则针对任何人，不因你是管理者而网开一面。

没有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争执。

一个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，在这样一个平等的环境里，员工可以大胆地提出问题，采编会上也可能吵得面红耳赤，对管理者提出批评，因为都是业务讨论。

但最终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发现，我们还不会民主地讨论问题，虽然我们都能背出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”，但真正辩论时却有可能意气用事，事实上每次争辩，都是一次学习民主的过程。

可以想象，依据这样一种理念，出于对工作的批评，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。

人物周刊是少数几家对记者没有量化考核的单位，一些前来交流的同行觉得不可思议：那不是让记者放任自流混日子吗？

我说我相信我们的记者，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尊严，会为荣誉而战，制度只是为了约束他们的最低工作，但不可能成为内心的动力。

如何激发他们内心的工作欲和责任心，让他们体会到不仅仅是为工作而做，也是为自己的事业而做，这才是管理的精髓。

况且，杂志社对文章的要求更高，我们要鼓励记者写好稿，就要给他相应的时间去打磨，不要让他时常处在量化的压力当中，写出好稿比什么都重要；而且，记者的状态总有起伏，一段时间状态不佳，要让他有调整的时间，管理者要宽容地对待记者一时的消沉，相信他们的实力，他们才会有信心，一旦恢复过来，又会重现昔日的辉煌。

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这便是尊重所带来的价值。

在传媒的高度竞争中，人才的流动成为常态，人物周刊也不例外。

面对每位要走的员工，我都强调三点：一、我尊重你们的选择，同时为你们感到遗憾，因为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；二、祝福你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；三、如果在外不顺，欢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迎回来。

人物周刊有一些员工已是几进几出，他们在外转了一圈后还是认同人物的企业文化，这种开放的心态和魅力才是留住员工的最大动力。

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的企业文化是能为员工搭建一个好的平台，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事业的成就感，同时能够享有起码的生活尊严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以真实人性为方法论 长久以来，我们对人的认识囿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判断，手持非黑即白的道德画笔，要么把人神化，要么把人鬼化，好人好到极致，恶人恶到极点。

这种脸谱化、妖魔化的认识论，体现在新闻报道中，就有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之分，表扬稿和批评稿之分，人性，自身的善与恶被撕裂为两半，分别披在所谓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的身上；更为荒谬的是，出于某种政治和利益的需要，不顾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，为某些人大涂油彩或大泼脏水，使得当下的新闻报道中，表扬某些人比批评某些人要付出更危险的代价(政客和商人的不断落马成为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)，批评某些人比表扬某些人更具有获利的先机(大量封口费的产生来源于此)。

重新打量每个生命，这是人物周刊创刊以来所一直秉承的对人的认识理念。

我们希望一改过往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，把人还原到人性原点上，抛弃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和道德的简单化，回归人物应有的多元、复杂、善恶并存、变化莫测的基点上。

可以想见，世事有多繁复，人心就有多微妙，在对人的认识上，我们只有心怀谦卑敬畏又冷峻谨慎，才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性，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物的真实性。

这既是对采编人员的职业要求，同时也是内生的一种文化理念，从而更为理性地去看待人。

理念无疑是思想的指南，方法则是行动的利器，器物层面的方法论可以使记者的采访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，掘进到人物的内心和实质。

就人物采写的方法论而言，因其记者个性的不同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样式，但大致可定位在从人的本性出发，进而推及到人的职业属性，最终拓展到人的社会属性。

我们说，性格决定命运。

人之所以千差万别，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事件面前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，这对我们采访人物具有指导性意义。

所以，面对面的采访给了记者一个最直接的印象记忆，他的形象、气质、谈吐及各种微妙细节，不仅使记者对人物有一个直接的性格判断，而且会在记者后来的写作中成为影像的记忆，成为开启人物为什么而做的动因和钥匙。

人出生于某个阶层、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在其身上烙下与其他阶层和职业不同的价值观、行为方式、思维个性和思想情感，从阶层和职业属性入手是把握人物特质的一条捷径。

所以，人物记者也常常分线，他们可以在长期的专业采访中成为某一行业的准专家，可以最有效地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就是说术业有专攻。

采访时政人物要从政治利益考量，采访财经人物要着眼商业诉求的最大化，采访文化人物更看重他对世界的观察感知，采访艺术家则要捕捉他对人生的表达方式，这样你才能呈现不同人物的不同特质。

但人最终还是社会的一分子，无论他的性格如何，职业所决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，他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。

观察一个人，我们常常要把他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，放在与他相关的同时代的人物中进行比较鉴别，既要找到人物的个性和职业属性，又要看到时代的潮流是如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。

人就是在这种有限的规范中，展现出不同的命运，它既是时代的，又是个人的，既能看到人物个性的张扬和命运的陡转，又能呈现时代的风云流变。

从这套丛书中，你就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个人物的命运，还能读出时代的变迁。

徐列 2011年6月1日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内容概要

《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》是《南方人物周刊》“逝者”专栏历年精品的结集。

这个栏目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创刊就有——因为编者认定逝者也是人物中的一类。

《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》中的这些文章除了对公众人物的怀念，更多是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。

这些人中，有写作者极为亲近的家人、交往多年的朋友，也有关系平淡的过客，甚至偶遇的陌生人。

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，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。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作者简介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是南方周末出品的综合类人物周刊。它以“记录我们的命运”为办刊宗旨，以“平等、宽容、人道”为理念，关注那些“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、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”，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，为读者奉上一席精神盛宴。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书籍目录

总序

公众人物

我见过最完美的女人

张可 (1919—2006) 莎士比亚专家

无邪廖冰兄

廖冰兄 (1915 - 2006) 漫画家

扑向樱花

东史郎 (1912—2006) 日本老兵

孤独的浪漫

戴爱莲 (1916—2006) 舞蹈家

我儿子尤

子尤 (1990 - 2006) 少年作家

如此保守, 如此新锐

马季 (1934 - 2006) 相声演员

他就这么没了

库尔特·冯尼格特 (Kurt Vonnegut, 1922—2007) 德裔美国作家

怀念“老傅”

文兴宇 (1941-2007) 演员

梅勒没了

诺曼·梅勒 (1923-2007) 美国作家

碎了, 那件盛满才思的容器

韦尔乔 (1964-2007) 漫画家

市川昆的电影事件簿

市川昆 (1915-2008) 日本导演、编剧

也许是最后一次倾听

岑范 (1926-2008) 导演

冷魂贾植芳

贾植芳 (1916-2008) 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

勿忆柏杨

柏杨 (1920-2008) 作家

他用时装赋予女性权力

伊夫·圣·罗兰 (Yves Saint Laurent, 1936-2008) 时装设计师

认定了理想主义的老兵

魏巍 (1920-2008) 作家

一个巨人的猝然倒下

穆铁柱 (1949-2008) 篮球运动员

为中国足球付出一辈子

马克坚 (1936-2008) 足协官员

怀念你, 怀念一个时代

陈虻 (1961-2008) 电视人

智者停止发表箴言

萨缪尔·亨廷顿 (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, 1927-2008) 美国政治学家

No Smoke, No Sun, No Fabbit!

约翰·厄普代克 (John Updike, 1932-2009) 美国作家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永远的沙师弟，走好
闫怀礼（1936-2009）演员
再见，秀行先生
藤泽秀行（1925-2009）日本著名棋士
未曾年轻过的人
李文华（1927-2009）相声演员
这一次，别人播他的新闻
罗京（1961-2009）播音员
以舞蹈对抗恐惧
皮娜·鲍什（Pina Baush，1940-2009）德国舞蹈家
事情就是这样
沃尔特·克朗凯特（Walter Cronkite，1916-2009）美国新闻主播
族长归去
爱德华·肯尼迪（1932-2009）美国政治家
为诗受难
绿原（1922-2009）诗人
顽童学者唐德刚
唐德刚（1920-2009）历史学家
解剖原始思想的人
克洛德·列维-斯特劳斯（Claude Levi-Strauss，1908-2009）人类学家
平山家的账本
平山郁夫（1930-2009）日本画家
此地空余锦灰堆
王世襄（1914-2009）博物学家
小新之父
臼井仪人（1958-2009）日本漫画家
侯麦的冬天
埃里克·侯麦（Eric Rohmer，1910-2010）法国导演
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
萨马兰奇（1920-2010）国际奥委会前主席
谢谢你，马丁
马丁·加德纳（1936-2010）美国数学家
所有纪事都是盲目的
若泽·萨拉马戈（1922-2010）葡萄牙作家
勇敢地言说道德
托尼·朱特（1948-2010）美国历史学家
泥土·脚印·范用
范用（1923-2010）出版家
爱国的“反对派”
梁丛诚（1932-2010）环保先驱
寻常百姓
三代人的矿难
祖父的规矩
那些年，爷爷活在沉默里
世上少了一个人
艰难母亲
我的小舅舅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奶奶的故事
外公和外婆
父亲的神鞭
他们说：外婆
母亲和她的最后11年
外婆的英歌表
日环食下
食物链上的奶奶
橘子树下
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天
尘埃中的姥爷
我的“前世情人”
永归香格里拉
优雅地受难与拯救
互联网上的电影先锋
山友老吴
知青张革
电影人生
包叔叔的雾
此地一为别
文学青年马跃进
少女杨德云
卖炭翁老金
两个军人
明年冬天谁在那里
一种死亡
尔西
编后记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章节摘录

张可(1919—2006)莎士比亚专家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蓝云口述 李宗陶整理 我父亲十五岁时投身革命，经族叔王任叔(巴人)介绍结识了王伯伯(王元化先生)。

他长我父亲四岁多，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，文章也写得好，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。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，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，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。

从我记事起，王伯伯就因为胡风问题蒙难，但当时已经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了。那时我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，每个礼拜天上午都去皋兰路王伯伯家里跟张可阿姨学英语。那时跟王伯伯很少交谈，总是围绕着张可阿姨，朗读英语课文，做些会话练习，不一会儿就“下课”了。

她就领着我玩，端出家里的各种美食。

张阿姨很随和，也很好客，把家里布置得富有文化气息。

餐桌上永远有精致的食物。

每次去，张阿姨都会叫保姆拿个冰瓶去买冰砖请我吃，那个年代，独享一块冰砖简直有点奢侈！

所以，这段童年回忆深深铭记着亲切慈祥的张阿姨。

而王伯伯总是坐在客厅沙发上，起劲地对三两个客人谈我听不懂的深奥学问。

在我童年的印象里，王伯伯比较严肃，是个黑黑瘦瘦的老头，穿一件中山装，扣子都扣得齐齐的，谈锋很健。

有天去他家，王伯伯正在向朋友谈，事物不是一分为二的，而是合二为一的，就像事物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阳的一面，就像正电和负电合成了电，总之世界是和谐的，不是一分为二的。

我回家后跟爸爸说起，爸爸沉下脸说，不许胡说！

因为当时正掀起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。

而在这个遭受政治冲击的家里，因为有了张阿姨，就有了驱散阴霾的和风，就有了躲避风浪的港湾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，我从安徽插队回来时，他们家搬到了吴兴路淮海路，离我家很近。

那时我也有孩子了，就常带着女儿去他们家，张阿姨依然会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吃。

来吃饭的客人往往很多，张阿姨有时会在吃饭之前对我说：“去，把那个鸡腿吃掉，省得都给他们吃了。”

王伯伯这时好像已经平反了，做了部长。

在他家里，常常见他躺在床上，床边坐着前来请示汇报的人们。

他们谈什么，张阿姨从来不过问。

而我感兴趣的是到他们家拿电影票，看内部电影。

比如《敖德萨档案》、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那种紧俏的电影，张阿姨必定悄悄为我留着票。

后来张阿姨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保姆也用不安定。

因为我住在衡山路口，离他家最近，他们没有保姆的时候，我会时不时送点吃的过去。

张阿姨会问，你家里吃什么，能不能给我买一点？

张阿姨说王伯伯需要营养，我就买点牛肉啊鸡啊虾啊什么的。

这样慢慢地他们家里有些事情就会叫我帮忙。

后来，张阿姨病情日渐加重，腿瘸得越来越厉害，意识变得模糊，说话也越来越不清楚。

王伯伯很难过，有时和我说，“我总是感到很孤独，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了，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。”

我这里虽然很热闹，但是我很孤独。

去年，王伯伯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一周一篇的《清园谈话录》中，有一篇谈及老年人的爱——年轻时，读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
别林斯基说，剧作者让他笔下的那对恋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双双意外死去，这样处理是很恰当的。

因为可以想象到，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活下来，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，成天坐在一起，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？

两人对面只有打哈欠而已，这是别林斯基的看法。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那时我觉得他说得很对，但是后来我步入中年重读杜甫的“三别”中的《垂老别》之后，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了。

年老夫妇之间，为什么就没有爱情可言呢？

《垂老别》写那个老汉被拉去打仗的时候，杜甫没有用多少文字，把两个老人拳拳相依之心和眷念之情，写得多么深邃，令人感动。

其中有一段是用老汉的眼光写出：老妻卧路啼，岁暮衣裳单。

孰知是死别，且复伤其寒。

此去必不归，还闻劝“加餐”！

话极平常，但是我每读到此，总禁不住内心的激荡，它确实有一股催人泪下的力量。

张可阿姨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。

她书读得多，很有教养，有自己的事业，但又不失温婉典雅的女人气。

她不仅是贤良的家庭主妇，还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坚韧不拔。

王伯伯和张阿姨感情上是非常好的，对张阿姨也是照顾备至，但我觉得，在她一生当中，张阿姨付出的更多，给丈夫，给儿子，给她挚爱着的人们。

但是，她还没能享受她应得的，就又进了医院(做这个访谈时，张可女士还躺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)。

想到这一点，我心里总觉黯然。

P3-5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后记

很多消息经过我们 元旦那天早晨，一开手机就收到同事的短信：“史铁生去世了。

”又说，“很多人是从读他的《我与地坛》开始思考死亡的。

”这是一个我特别想靠近，列在今年约访名单上的人——虽然知道他极少接受采访——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几天，就这么走了。

一直惦记十年前他五十岁生日后和陈村那场对话《我在哪里活着》。

又翻出来看了一遍。

看两位知天命之年的作家怎么看生和死。

在对话中，史铁生很有些惊人之语，比如“死从我们生下来就在那儿惦记着我们”。

他渐渐对生命有了一种镇定感，“这死就一点没什么可说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只不过当时有一惊而已，就像是你就从椅子上摔到地上，你也会吓一跳。

我看也就这么回事。

”但他也承认，和陈村一样，对死亡的思考，“只是你的很小一段时间里的玄思。

你还是要在你的人间里头生活。

”陈村说：“我平时的生存状态是回避这样的事的。

我想大多数人也是回避的。

”所谓“这样的事”，大概是说生命的无常、个人的有限。

时时面向这样的命题生活是不堪忍受的，多数人回避“这样的事”，因为还要“在人间里头生活”。

然而即使你不去想，它依然不期而至，人的一辈子，要目击、耳闻、亲尝多少死亡的消息呵？

经历这些，你也会有“一惊”——惊讶于它们对庸碌却安然的日常的打断，惊讶于它们陌生却真切的生命质感。

“逝者”这栏目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创刊之初就有——我们认定这也是人物的一类；且几乎每期都有，至今已两百多期，每期从数十份来稿中选出一篇——所以不能不对未发表者感到抱歉。

我们的投稿邮箱有一段自动回复：“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发表您的稿件，并不意味着您的文章不好。

某种意义上讲，怀念逝者的文章没有优劣之分。

”逝者褪去了世俗的标签回归了平等，对他们的记录也是如此。

除了对公众人物的怀念，这些文章多半是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。

这些人中，有写作者朝夕相处的家人、交往多年的朋友，也有关系平淡的过客，甚至偶遇的陌生人。

在两千字的叙述中，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，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。

我担心过，将这些文字结集在一起是否会因为主题近似显得重复雷同。

好在重读的感受并非如此，反而像是想起一些朋友告诉我的往事，陪着他重新走过一段旅程。

人是愿意讲述自己的，只要你懂得去聆听。

但令人略感遗憾的是，对逝者的回忆往往太偏重表达写作者的情感，对逝者本人命运的理解反而单薄。

所以有了这个念头：为消逝者感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去接近那些自己珍惜的人。

开始你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，其实何妨从亲近的人开始，拿起DV或者录音笔，让他们来讲述自己？

开放自己的心灵吧，让各种消息经过我们。

有时候想，如果给一个人拍纪录片，就让他讲述自己的一生，讲述他对个人命运以及时代潮流的理解，想起什么就说什么，他能说出多少话来呢？

而他能说一个小时还是十个小时，是能拍一集，还是能拍五集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了他生命的密度？

就像英国那部系列纪录片《人生七年》，导演挑了十二个七岁的孩子，每隔七年去拍摄一次，到2005年拍到他们四十九岁，2012年就该出五十六岁那集了——在两个小时中，你看到十二个真实的生命，经历巨大的落差，大喜，大悲，归于平静，或者近于疯癫。

你会意识到，这些人的命运，也正是你可能的命运。

就像史铁生说的，人类的基因谱系，“不见得是一个一个单个儿写的，很可能是所有的人搁在一块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儿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，你这段落孤立起来看可能没什么大意义，你可能跟其他人的基因谱系放在一块儿看是一篇文章，是一个乐谱”。

理解了别人，你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自己。

借用他的比喻，人的一生也许就像下围棋，而生命的终局，就像无数棋子最后围起来那个“空”。

黑子白子，一手好棋，一手坏棋，就像人生或好或坏的一次经历。

我们一边下棋，一边也看别人下棋，当别人的棋局接近终了时，我们应该有耐心陪他“复盘”，看看他这局棋怎么下的，或许由此改变了自己棋局的下法也未可知。

对生命的感恩，就是既然棋局开始了，就要努力下好，围出一个意味充实的空。

施雨华 2011年7月3日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编辑推荐

马季、文兴宇、唐德刚、萨缪尔·亨廷顿、罗京、范用、臼井仪人、王世襄、埃里克·侯麦、柏杨、萨马兰奇…… 《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》—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“逝者”专栏首度结集！
有的人走了，或许带不走一个时代，但却带走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。
他们的命运，也正是你可能的命运。

<<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